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方麓集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何大士

集部六

方麓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方麓集十六卷明王樵撰樵有周易私記已著録其集凡有二本一為文九卷老子解一卷詩一卷一即此本凡詩文十四卷又戊申筆記一卷紫薇堂劄記一卷較初本頗為完備樵研思著述於易書春秋

及四書皆有解詁江南通志稱其性素簡默至談經則娓娓不倦故文章具有根柢又通志述樵之言曰士大夫以留心案牘為俗吏文墨詩酒為風雅夫飽食官禄受成吏胥謂之風雅可乎故其文章頗切實際非模山範水嘲風弄月之詞其詩雖不能自闢門徑而冲和恬澹要亦不失雅音蓋當爭馳之日猶為能恪守先正之典型焉乾隆四十六年四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方麓集卷一

明 王樵 撰

序

山東乞休疏嘉靖庚申五月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臣王樵奏為患病不能供職乞容休致事臣見年四十一歲由刑部員外郎陞授今職在任一載有餘日夜勉圖自效頃因臨清等州縣

饑荒皇上允發倉粟賑貸臣因親審饑民觸冐風雪致成寒疾醫療不早病日深而不知猶且扶病理事欲調理而無暇隨遇景王就封道出山東自武城至沙河幾二千里皆屬臣管轄一切供應夫役誠恐有司不能協心未免上誤王事下為民擾一一皆臣親自料理調度晝夜不離水次夜則陸路先行以待王舟之至不解衣就寢者連十餘日以致元氣日虚委頓日甚特以王事未畢未敢言私今王舟已出境臣得幸免罪戾方始就

醫詢治前病皆言病在神氣湯藥猝難奏功臣亦自知非退居調養軀命或恐難保具呈撫按乞為轉達而撫按以臣年方強盛苦切見留臣竊以為一時未到僵仆宜難取信迨其無及也又從而憐之與其不及而憐之寧過而從之故不得不哀懇於皇上之前也乞下吏部察臣非詐自願告退明例許聽容臣致仕回籍調理倘殘喘得延則圖報尚有日也臣不勝懇迫俟命之至

認罪回話疏

尚寶司卿臣王樵等謹奏爲乞恩認罪回話事本月二十七日該大學士張居正等題該文書房官丘得用口傳聖旨各衙門官都接本獨尚寶司不接本只差吏來接是何故欽此臣等看得諸司章奏皆欽奉聖旨裁決乃敢遵行今各部上本得旨之後堂上官即親送該科謄寫畫字所以重王言也乃尚寶司所以不行接本必有其故臣等實不知不敢妄對奉聖旨着該司官回將話來欽此臣等聞命皇恐知罪竊惟本司一應章奏與

各衙門事體相同既欽奉聖旨委應臣等親自接捧送
科止緣本司舊有背寶傳令官代接沿襲年久臣等一
時愚昧失於改正致蒙天語詰問臣等罪當萬死伏乞
聖恩少寛鈇鉞之誅臣等無任惶懼待罪之至縁係奉
聖旨着該司官回將話來事理謹具奏聞萬歴四年二
月二十七日尚寳司卿臣王樵臣徐琨司丞臣沈節甫
臣王世懋奏奉聖旨既認罪掌印的姑罰俸半年其餘
的各三箇月吏部知道欽此

擬全諫臣以安大臣疏

尚寶司卿臣王樵奏為乞全諫臣以安大臣事伏見巡按遼東御史劉臺論列大學士張居正致干天怒而居正亦上章求退陛下温旨慰留敬禮大臣之意可謂至矣臣愚竊謂自古明主欲開言路則言雖不當而常優容之大臣欲廣上德則人雖攻已而猶薦拔之如宋文彥博之於唐介是也唐介論彥博進燈籠錦事頗涉暧眛仁宗為之貶介官而彥博亦因而罷相優大臣而未

嘗不伸諫臣之直仁宗可謂兩得之矣且其於介之貶
也遣中使護送且戒以必全之無令道死未幾即召還
言路而彥博再當國亦言介頃為御史所言亦中臣病
而責太重力賛名之至今稱仁宗為明主文彥博為賢
相者以有此等為足以服人心而維國體也今陛下以
居正簡自先帝受遺輔政倚任方殷而臣料居正之所
以仰感聖知亦圖報方切此豈居正可以言去之時今
六部九卿各上章乞留居正者誠非私也臣則竊謂若

居正留而劉臺終得罪無乃非仁宗待唐介之意乎庚居正之心亦恐終不自安而難於居位伏望陛下宥劉臺之罪則居正之心安居正既留則陛下之心慰是陛下優禮大臣之意為有過於仁宗居正之誓死圖報豈敢居文彦博之後哉臣職在近侍冒昧輙獻其愚惟陛下裁擇

星變自陳疏萬歷丁丑十二月

南京鴻臚寺卿臣王樵奏為自陳不職乞賜罷斥以嚴

考察事臣由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歷任行人司行人刑部主事員外郎山東按察司僉事因病得請致仕一十四年節經薦舉起任浙江按察司僉事陞尚寶司少卿本司卿以至今職叨冐已多每自省循未有報稱恒切恐懼矧今天象示異九月晦日初昏時分臣於私衙見西南方有星光芒燭天約長丈餘出至街市雖兒童走卒皆知駭異則臣等居官任職者何以為心省思愆咎何以自逭循例自陳更不敢苟具虛文希望幸免臣竊

以為今英鋭之士材力猶足以圖後效臣蒙朝廷作養之恩三十餘年在閒之日反多展布之時已過再起原官四年三轉聖恩隆厚等於天地而臣未效尺寸若復靦顔在列是昧進止臣雖不肖常恨士節不礪持禄苟容致災召異之由未必不在於此乞容臣罷退以安愚分遂臣微志臣不勝戰栗俟命之至

引年疏

南京光禄寺卿臣王樵謹奏為感謝天恩自分年邁仰

乞聖慈容令照舊致仕事臣向以南京鴻臚寺卿致仕萬歷拾玖年拾壹月内蒙起南京太僕寺少卿本年十二月内陞南京光禄寺卿臣奉有兩次恩命不敢不遵限到任已於萬歷二十年正月初九日到任除望闕叩頭謝恩外伏念臣受恩三朝再蒙起用皆仰荷我皇上至仁天覆罷使羣材欲使草澤之中無一人不盡其用故以臣之愚猶在收録臣之感恩雖捐軀豈足以言報但臣見年七十二歲已過古人致仕之期臣自幼受父

師之教頗知事君之義切有許身之愚山東之歸年纔四十有一尚堪屐布浙西再起年止五十有四猶可驅策顧前歸則一十三年後出則南北奔馳虛度四載今在里又一十四年矣坐成衰老臣實不才揣躬委命臣實義當知止伏望聖明察臣愚悃勑下吏部容臣照舊致仕臣當以待盡餘年朝夕焚香上祝聖壽無疆下帥父老子弟肅政教善風俗以為太平萬歲之報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再疏

南京光禄寺卿臣王樵謹奏為衰病無能補報再懇天恩容令退安田里事臣蒙聖恩起用自以年過七十具奏引年乞致仕伏奉聖旨王樵素有清望奉旨起用不准辭該吏部劄付到臣臣捧誦感激涕零苟可以補報朝廷臣實不敢愛其軀命伏念臣稟受素薄自幼多病今則筋力實已衰頽不時有眩暈之症每舉則耳目昏花幾欲顛仆若不蚤知引退誠恐有誤職業孤負聖恩

為罪滋大用敢冒萬死以餘命乞體伏望聖慈哀憫賜

臣罷歸以安愚分臣雖犬馬圖報之愚不能效其萬一

猶當與子孫世世盟誓不忘致身之報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陳言機事疏

南京光禄寺卿臣王樵謹奏為恭陳今日事勢與皇祖

時不同仰望聖明勵精聽納以急宗社大計事臣惟皇

祖世宗之時雖有外患人不忘戰雖事多脩章奏無不

親覽政事無不親決宮庭無宴溺之私左右無蒙蔽之
弊畏天戒憫人窮聽納忠言如海瑞之戇直而能優容
之是以四十餘年中國尊安徼外賓服至于今日人習
久安不爲長計而邊事之廢壞爲尤甚嘉靖末年歲發
内帑無慮數百萬金雖未必戰勝克敵要爲禦敵用也
自款貢以來朝廷歲有撫賞邊將又有私賂皆朘削士
卒之所得歲費内帑亦無慮數百萬金徒爲和敵用也
是以軍士攜心解體不待今日寧夏之事而已知其緩

急難使矣寧夏之變巴拜哱承恩劉東暘許朝土文秀五逆賊包藏禍心葢非一日籍口朘削以起事據我堅城食我糧餉用我火器以為倒持之太阿而我軍常苦于心力之不一餽運之不繼先年大同叛軍亦嘗據城亦嘗勾敵然不久即就殄滅今乃若難者陛下亦可以思其故矣城中屢有内應而外不與之合隨府跳城跌傷董奎欲救之而令不行于下陛下以為今日之人心軍勢何如也而謂可以一劍齊之哉功罪欲明賞罰欲

當于以使其下如臂之使指蔑不如志矣此非陛下勵精于上何由而得陛下但知皇祖之獨斷謂人臣可以賞罰而駕馭但知皇祖之居中總攬謂聖躬可以不出而責成而不知其事勢之不同也臣聞形不可以久勞也勞則敝以金鐵為器用之過勞猶且有壞而況人乎亦不可以久逸也逸則滯譬之戶樞以常轉故不朽人之精神欲得其所用亦猶是也故古之君子分四時以時作息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其時

而息也則清靜而存神于內其時而作也則精明而利用于外此古之聖帝明王所以保身以保民能至于萬萬年也乞聖駕不時御便殿召見大臣商確政事自今日討賊機宜以至他日兵食俱足可以安邊制敵之長策及民窮之當恤財匱之當節宮府之當一體相顧與夫慎選撫按監司守令委任責成以撫安內地皆熟講以次見諸施行至於羣臣言事必盡批出付所司議擬事關聖躬者尤望虛心聽納勿再留中不下天下知陛

下之如是也誰不願為陛下分憂者乎計逆賊聞之亦必氣奪而意沮也臣又有說焉撫賞所以馴敵欲其不侵不叛也而今乃助逆擣巢所以懲其助逆我本以責直于敵也而今乃以報讎為名是敵反歸曲于我則平日之撫賞為何事哉漢人亦嘗以金繒奉敵矣而文帝未嘗忘備所以不失中國之尊安今日之事上策莫如自治議處全陝屯田以足兵食楊守謙嘗有疏矣京東西練兵二枝劉大夏嘗有議矣分運艘由河渭入陝以

濟急先年廷臣嘗建言矣凡自治之道若陛下有意則何事不成又何憂于滅賊禦敵哉又何憂于倭奴哉關白本一狐媚下賤奮其詐力取日本而又取朝鮮舍其巢穴而欲據有他人之巢穴前古無是事以古今無是理也不然則楚靈王不縊于乾谿苻堅不奔于渦口完顏亮不潰師于江上矣聞其奪豐后洲官之妻以為妾下多不附六十六州之衆元不相統一志在貿易此可以用間而携也朝鮮亦東方一大國也豈能舉數百年

之社稷甘心臣事倭奴乎必且有變中國按兵觀釁實為天授之時闕白退無所歸進則就擒耳朝鮮内附在我所以處之耳此皆堂堂天朝之能事也故臣願陛下勵精聽納則天下有人天下事及今尚可為也此宗社之大計也不可不急圖也臣蒙陛下起之久廢叨次九列無能補報方以衰病求退非敢徼建言之名伏念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寧于出位之誅獻其一隙之見冀於工瞽之采聽或有少裨伏惟聖明察其愚懇而賜省納

馬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自陳疏

南京大理寺卿臣王樵謹奏為自陳不職乞賜罷斥以嚴考察事臣見年七十三歲直隷鎮江府金壇縣人由進士授行人司行人歴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告病致仕起浙江按察司僉事歴陞南京鴻臚寺卿星變自陳致仕萬厯十九年起南京太僕寺少卿陞南京光禄寺卿引年具奏奉聖旨王樵素有清望奉旨起用不准辭欽

此二十年七月内再奏為衰病無能補報乞退安田里該吏部覆奉聖旨王樵年力未衰著照舊供職欽此本年十二月内陞今職二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承准南京吏部照會准吏部咨兩京官員四品以上例該自陳等因照會到臣臣叨列三品謹遵例自陳天威在上所有愚悃理當直述臣本菲材況加年邁今兩京班行中如臣之齒者止臣一人臣之當退者一入仕四十五年前後歷任俱未及壹考碌碌無所表見臣之當退者二時

方多艱所須者膂力方剛經營四方與夫克壯其猷足以堪難任重者臣無一焉而妨賢者路臣之當退者三兹遇皇上大計羣吏黜陟幽明有當退如臣者得以自陳遂其引退下全晚節外免人言皆皇上曲成之賜也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欽恤疏

南京刑部署部事南京大理寺卿臣王樵等謹題為欽恤事廣西清吏司案呈萬厯二十一年五月十二日奉

本部送准刑部咨江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本部題先該本司案呈奉本部送萬歷二十一年四月十五日該司禮監太監張誠等傳奉聖旨如今天氣暄熱兩法司并錦衣衛見監罪囚笞罪無干證的放了徒流以下便減等擬審發落重囚情可矜疑并枷號的都寫來看欽此欽遵外案照先該本部題為陳言修省事節奉孝宗皇帝聖旨南京兩法司見監罪囚天氣暄熱便行文與他一體寬恤欽此又該刑科給事中楊褫

奏為修省以弭災變事該本部覆題節奉孝宗皇帝聖旨南京兩法司枷號人犯照例暫免欽此又該刑科給事中羅崇奎題為明恤典廣實惠以隆聖化事該本部等衙門會看得枷號人犯節年題准暫免至六月終止矣惟有笞罪釋放與徒杖減等發落犯在五六月者未霑恤典合無亦照枷號事例至六月終止仍將各犯姓名通類奏知及咨南京法司一體施行等因題奉世宗皇帝聖旨准議行欽此又該南京大理寺卿徐陟奏為

懇乞天恩酌時宜備法紀以善臣民以賛聖治事內開
熱審恩例北京自恩命渙頒之日算至六月終止南京
路遠難拘六月終止之限要將南京免枷號減等釋放
三項俱自熱審文書到日為始亦計兩箇月足方止使
南北人民均霑浩蕩之恩等因該本部覆題奉世宗皇
帝聖旨是欽此隆慶五年四月內該山西道監察御史
陳文煥題為酌陳時政以裨治理事內一款申明律例
以廣聖澤該本部覆題每當熱審之期查照問刑條例

將一應追贜人犯逐一查審如果情罪深重贜數太多監禁未久家產未盡者照舊追併外其有贜物值銀一十兩以上監追年久家產盡絶或正犯身故累及家屬年久不能完者行勘明的俱免追贜正犯查照原擬發遣發配發落家屬釋放仍開具所犯情罪輕重監追年月久近贜數多寡奏聞取自上裁本部仍行各問刑衙門一體遵照施行等因奉穆宗皇帝聖旨是欽此欽遵已經備咨通行去後今奉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兩

京事體相同欽恤洪恩自宜均被合無查照先年熱審事例及備奉前項恩命咨行南京法司以文書到日為始照依北京恩例一體欽遵將見監笞罪無干證者釋放徒流以下減等擬審發落重囚情可矜疑并免贓發遣發配發落人犯具由奏請定奪其枷號人犯例該具由奏請但恐過時合照本部先奉孝宗皇帝欽依事理暫免枷號俱照原擬發落通將發落過輕重罪囚姓名具實類奏伏乞聖裁等因萬歷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

該本部尚書孫丕揚等具題本月二十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等因備咨到部送司隨行准本部貴州等清吏司各將應審輕重罪囚及追贓等項人犯開付到司類呈到部臣等逐一備查虛心鞫審除重囚情真罪當者及追贓軍徒人犯贓數太多監禁未久者各照舊監候監追其免枷號減等釋放各犯囚候至兩箇月足另行具題外審得見監絞罪犯人馬禄史氏王清義何應舉姜隆祝長兒俱情罪有可矜疑律應改擬及追贓軍犯

符才黄守仁徒犯李廷荆各贓監追年久無完家産結報盡絶情似可憫相應免追發遣發配俱應奏請定奪伏乞聖明裁處緣係欽恤節奉聖㫖重囚情可矜疑都寫來看及例該奏請定奪事理未敢擅便為此今將各犯緊關略節招罪情可矜疑及免贓緣由開坐具本專差典吏吳應時齎捧謹題請㫖

計開

情罪有可矜疑絞罪犯人陸名口

一名馬禄招係南京神策衛軍餘禄與弟馬二住羽林右衛地方有被毆死戴隆包當總甲萬歴十二年戴隆無嗣收養楊立為子改名戴表十八年戴隆無妻娶王氏為妻至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父馬鑾輪當總甲十日將錢三百文雇戴隆代當初八日戴隆復泒父黄船夫錢前來取討禄回稱我父不在家你要差錢明日來罷戴隆酒醉不去將禄揪住禄不合用掌將戴隆左腮肤打一下又用拳將伊右太陽穴

左血盆左肐膊胸膛左前肋各打成傷戴隆年老被打跌地致傷兩肐膊脊背連兩後肋兩臂戴隆仍揪住不放禄又不合將戴隆腎囊偏右連右胯腋膝傷時因昏黑無人救見至更深馬二回見戴隆臥地勸起扶送伊家次早父馬鑾聞知將錢一百二十文送戴表討藥至初十日戴隆身死王氏及地方田陳俱未呈告後安吏目訪出王氏告稱戴隆素患下部痼疾不時舉發倒臥等情蒙章御史parameter送浙江司審檢

有傷問擬禄鬬毆殺人絞罪送南京大理寺審允奏
奉欽依監候處决今該臣等看得戴隆因討差錢酒
醉將馬禄揪住不放致禄抵毆原非深忿其仰跌在
地之後馬禄因被揪倒致將戴隆腎囊偏右膝傷則
實出於無心也時當昏夜無人証見馬二之勸起扶
歸馬鑾之找還雇錢皆為好意實非買和據王氏告
稱戴隆久患下部痼疾不時舉發倒卧恐未必盡出
妄揑致死根因委難定執深可矜疑

一口史氏抬係直隸蘇州府吳縣縊死民姚繼賢妻
有翁姚邦敬萬歷九年向父史平娶氏與伊男姚繼
賢為妻生有二男十二年姚邦敬將夫同氏分出另
住十九年十一月氏將自積銅錢買小猪二口喂養
二十年正月猪患瘟病夫繼賢將一口宰殺將一口
賣與倪鉞得錢三百六十文氏將錢留住仍要買猪
夫稱且與我作本不從互嚷夫忿向氏撞頭以致額
顱撞地磕傷氏就不合故違妻威逼夫致死者比依

妻毆夫至篤疾者律絞奏請定奪事例亦撞夫胸膛連左前肋各跌在地致夫兩肐肘脊背連兩後肋兩臂跌傷夫掙起氣忿拿鐵斧向氏欲行砍打當有鄰人郭尚賢申文學奪斧救開夫往翁姚邦敬家訴說抵夜回家各上樓睡訖夫氣忿不過不知時分暗起拿綿帶在樓梯上自縊身死次日天明氏下樓方知夫死慌懼隨即上樓用蔴繩將自己頸項縊勒鄰人嚴世傑謝德解救總甲武祐具呈巡視李御史處㕘

送貴州司審擬明白問擬氏妻威逼夫致死比依妻毆夫至篤疾者律絞送南京大理寺審允奏奉欽依監候處決今該臣等審得史氏以買猪小故觸夫忿心姚繼賢先用頭撞史氏亦頭撞以應之此固愚夫愚婦相爭之常既而姚繼賢縊死昏夜史氏情慌亦欲自縊隨被解救始終情節不過如此若以史氏素性潑悍有以致之則姚繼賢以小故遽欲持斧殺妻則其人亦兇悍可知豈史氏之所能逼貧窮債迫計

出無聊其死委非史氏威逼致之也況審二男幼小
尚未離乳史氏坐絞不無可矜
一名王清義招係應天府江浦縣民自幼投入朝天
宫為道士本宫有欽賜蘆洲一處萬歴二十年輪該
清義與投水淹死孔心暘并藍思義劉仲和周守尭
丁貞茂管賣本洲蘆柴清義雇病故沈三看守清義
等五人俱在窩鋪歇宿至三月二十二日有賈萬鍾
被清義等毆死兄賈萬春同張牛兒前到本洲偷割

芹菜沈三捉獲用繩先將張牛兒縛住賈萬春不容
縛項沈三用掌將賈萬春左右腮肷各打一下帶至
窩鋪清義不合勒跪又執拿竹棍將張牛兒打訖三
下釋放賈萬春不服責打沈三將伊扯倒清義執拿
竹棍將伊兩腿打三下賈萬春抵罵清義又不合將
伊脊背連右後肋及脚根各打一下賈萬春愈罵清
義又不合將伊摜跌在地致傷兩膝并左肐肘左後
肋兩臂孔心腸亦將賈萬春左臁肕踢一脚賈萬春

回家向賈萬鍾說稱我被沈三及不知姓名道士五人痛打一頓隨即卧床至四月初八日身死賈萬鍾具告巡視張御史處孔心暘懼罪投河身死沈三病故各相埋訖後蒙糸送四川司審撿明白問擬清義共毆人致死絞罪送南京大理寺審允奏奉欽依監候處決今該臣等審得王清義因偷割野芹小故將賈萬春制縛毆打死於限內擬償非過但始因賈萬春不容縛項首行掌打者沈三繼因賈萬春被打愈

罵將伊右膲肕踢傷者孔心賜今沈三緣事身故孔心賜懼罪投河身死亦足以相抵矣中間王清義用竹棍打伊兩腿及脊背右後肋右脚跟論罪固無所逃原情似有可矜

一名何應舉招係南京廣洋衛軍應舉與谷舉合夥宰猪今毆死隣居陳盛做荳腐俱各交厚時常飲酒頑戲萬曆二十年正月二十三日陳盛在張科門首站立應舉與谷舉從螺螄灣來應舉不合向陳盛索

說我每常買酒請你今日你買酒請我等語陳盛回說無錢跑走谷舉不合復拉至張科門首應舉又不合用拳戲打陳盛胸膛連右前肋一下谷舉又不合用手戲打陳盛左眼眶連左腮脥一掌二人互將陳盛推跌在地致磕伊腦後脊背兩後肋兩肐肘兩臀成傷陳盛亦未認真自行掙起張科等証應舉仍拉陳盛進酒店陳盛出錢六文應舉出錢四文買酒同林保兒等各飲散訖本月二十五日陳盛在應舉賣

肉案前向徐興說我前日被何應舉打了一拳如今不好他是無錢窮鬼我若死了要他償命徐興轉問應舉回說我是頑要打了一拳若死償命等語不料陳盛被打漸重卧床不起父何銳聞知送藥一劑膏藥一箇陳盛未服至二十九日身死伊兄陳連具告巡視李御史參送浙江司審檢明白問擬應舉共毆人致死絞罪送南京大理寺審允奏奉欽依監候處決今該臣等審得何應舉因索飲戲打陳盛一拳一

掌豈便致命縱曰打重亦出無心陳盛亦未認真毆
後又買酒同飲則其無重傷可知後陳盛稱胸膛疼
痛應舉稱與他頑要死了償命等語皆不足為據何
銳送藥固亦望陳盛之痊七日身亡難執為應舉一
拳之故遽坐重辟不無可矜
一名姜隆招係南京牧馬所餘丁萬歷十九年正月
內李用向隆叔姜實預借工銀二錢七分約做工扣
還至四月十五日鄰人刁應智雇李用在田割麥彼

時隆與姜實妻劉氏并姪姜二漢亦各在田巳時劉氏見李用說你先借去工銀如今倒與刁家做工嚷駡一場比隆喝李用先得我家工銀却與刁家蠻子做活有刁應智今被毆死弟刁應惠前來辯論隆不合揪住刁應惠衣領將伊左太陽穴打一拳又將伊左右腮肷各打一掌劉氏亦不合將刁應惠左胳膊右前肋胸膛各打一拳刁應惠跌地致傷左肐肘左後肘兩臀隆又用脚踢刁應惠臂囊連左胯脈一脚

姜二漢手執鐮刀亦不合用刀柄將刁應惠右臂膊脊背右腿左後肋打數下有刁應惠母徐氏前來攙扶行至稻田不能動履口吐出血至未時姜實操回得知前到伊家探問刁應惠聞聲即欲掙起揪住氣絶身死徐氏具告巡視鼂御史批蘇兵馬檢審隆要脫罪又不合妄稱腎囊一傷係姜實操回脚踢所致徐德扶同見証致蘇兵馬准信呈詳參送福建司審得情詞互異發上元縣再審姜實病故仍將前傷坐

隆具招解司覆審問擬隆共毆人致死絞罪送南京大理寺審允奏奉欽依監候處決今該臣等審得姜隆劉氏姜二漢共毆刀應惠致死以隆坐抵盖死者之母兄執之也然雇工起禍者姜實到田嚷罵者劉氏而用鏇刀柄打傷脊背後肋者則姜二漢也刀應惠被打傷重當時吐血而其最關致命者則腎囊被踢一脚是獄也姜實在則坐實姜實死則坐隆恐姜實雖能脫罪於生前難揜真情於身後觀其探問消

息刁應惠聞聲即欲掙起揪住隨即氣絶則其遺恨在姜實也昭昭矣徐德初証其言盖在姜實未死之前亦執姜實曾毆此其初情終不容泯者也姜實未正其辜姜隆獨坐充首委可矜疑

一名祝長兒招係南京武德衛餘丁因貧無依雇與浦子口今病故湯鳳家趕驢有今被毆死郘榮先在彼處檢積糞草賣錢度日萬歴十七年四月初六日鄰居嚴五妻因雇長兒挑水將自積糞草三担與長

兒算作水錢本月初八日長兒將前糞草賣與邵榮該錢三文止與一文尚欠二文至十一日午時長兒在井邊見邵榮向討前錢邵榮回說今日無錢便打死我也不能彀長兒就不合將邵榮左右腮脥各打一掌邵榮呌罵長兒又不合騎坐邵榮身上用拳將伊左太陽穴兩肋等處各打成傷崔斗等証邵榮負傷掙至湯鳳門首比湯鳳嗔怪復同長兒拖至原打處所邵榮傷重本日酉時身死伊甥李鎮狀稱長兒

湯鳳同毆具告巡視劉御史參送山西司審檢明白
問擬長兒鬬毆殺人絞罪送南京大理寺審允奏奉
欽依監候處決萬歷十八十九二十年霜降會審有
詞調送山東等司仍問前罪今該臣等審得祝長兒
毆傷邵榮死于本日擬抵何辭但事起最微毆在醉
後屍親同住一處且不知致死根因既負傷行至湯
鳳門首湯鳳明知傷重何不留住的知長兒毆死何
不執送到官却同將邵榮拖至原打處所欲歸之何

人李鎮之告恐非無因祝長兒之獄終屬可疑

免贓軍徒犯人三名

二名符才黄守仁招係南京留守左衛軍俱充南京工部窑頭各陸續赴本部虞衡司領出柴價官銀燒造磚瓦料價銀一百八十一兩七錢七分七釐六毫才與黄守仁侵欠磚瓦料價銀一百一十二兩七錢七分三釐四毫萬歷十四年十一月内蒙本部嚴査未完將才并黄守仁牌發東城兵馬司監併四年無

完十八年三月内具由參送四川司審明將才與黄守仁各問擬監守自盜雜犯斬罪引例邊衛永遠充軍招送南京大理寺審允回司監追贜銀分毫無納節經牌行東城查勘二犯家產回稱委係盡絶結報在卷今該臣等審得二犯先經東城監追四年又經本部監追三年逐月嚴比委係家產盡絶終無完納之日前贜似應豁免查照原擬發遣

一名李廷荆招係福建福州府閩縣民有故兄李廷

蘭存日賃黃鄉官舖面販賣絲布後兄故萬歷十七年有同鄉張瑞合夥湯敬賃開前舖亦賣絲布廷荆生騙無由懸揑李廷蘭原開前舖曽有頂首向張瑞索騙未遂十八年正月内湯敬販絲布來京赴戸部督稅司報稅内有隱匿廷荆訪知首司湯敬慌怕央揚沂買和廷荆不合枉法騙受青絹絲布線紬共二十三疋值銀二十五兩入已賣費後廷荆到官隱情不行實証姑於湯敬名下量罰補稅銀六兩發落至

十九年三月内廷荆遇湯敬講起前事相打湯敬具
通狀告部送福建司拘審明白將廷荆問擬受財枉
法雜犯絞罪准徒五年定發采石驛擺站湯敬徒罪
送南京大理寺審允回司湯敬等完贖發落外廷荆
名下該入官絲絹價銀二十五兩已經監追二年分
釐無納又經行城查勘並無家産結報在卷今該臣
等審得本犯異鄉棍徒騙銀到手隨即花費監追二
年分釐無納又經行城查勘並無家産結報在卷似

應免追發配

刑部為欽恤事江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本部題先該本司案呈該南京刑部署部事南京大理寺卿王樵等題前事奉聖旨刑部知道欽此欽遵抄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南京刑部署部事南京大理寺卿王樵等題稱審録過絞罪犯人馬禄等情有可矜追贓軍犯符才等俱應豁免各一節為照馬禄史氏王清義何應舉姜隆祝長兒雖係人命論絞而馬禄姜隆祝長

兒下手致死尚難定執史氏不類威逼何應舉止戲打
一拳王清義與衆共毆賈萬春至死已甦二命足以相
抵衆詳委可矜疑相應改擬其追贓軍犯符才黄守仁
徒犯李廷荆各贓俱係監併多年勘産久絶終無完期
徒甦何益亦應依擬豁免合俟命下本部移咨南京刑
部將馬禄等六名口符才等三名俱照例發遣發配釋
放等因萬歴二十一年七月初八日該本部尚書孫等
具題本月初九日奉聖旨各犯依擬發遣發配釋放欽

此欽遵抄部送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為此合咨貴部煩為查照本部覆奉欽依内事理欽遵施行須至咨者

考覈差滿屬官事

南京戶部署部事南京大理寺卿臣王諽題為遵旨考覈差滿司屬官員事廣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山西清吏司主事今陞福建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張鳴鶴呈稱先於萬歷二十年五月内奉本部劄委前往揚州鈔關監收往來船料隨赴南京内府關領精微批文

於本年五月十九日到關管事起至萬歷二十一年五月十九日止一年差滿例應具呈請代續蒙本部委官於本年五月二十四日交代訖本職任內共收過本折船料正耗積餘銀一萬一千六百五十二兩九錢七釐九毫八絲數目緣由到部送司卷查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內該工部題奉世宗皇帝聖旨是各關抽分銀兩多收少解虧國病商已成積弊這所奏都依擬行兩京戶工二部差去官回部之日仍着考覈果無欺弊方許

復職如有隱護罪坐堂官該科記着欽此備咨在卷萬
歷七年八月内該戸部題奉聖㫖是這舊例考覈及今
議應考各官差滿回部務要着實從公考覈毋事姑息
南京各差部屬官也照這例行欽此移咨前來該本部
查議管理本部銀庫監督江北應天鳳陽等倉塲監收
北新揚州淮安各鈔關各差官員所管庫藏錢糧雖非
題差而職事緊要一年差滿法應考覈等因具題該戸
部覆奉欽依咨部送司通行各官欽遵外萬歷十九年

正月內准戶部咨為申飭關稅起解事宜以一法守事內開煩為轉行各鈔關委官除已前未經起解錢糧文到即盡行完解勒限銷批姑免參究外以後自萬歷十九年為始不分本色折色仍照先年題准事例河西務臨清二鈔關按季起解滸墅九江北新揚州淮安五鈔關上半年限本年八月內下半年限次年二月內依期到部如有違限三月以外者定將領解員役參送照例重處起解則委府州縣佐貳官或倉場稅局大使等官

一員押同經手庫役商舖人等立限解納仍將員役姓名起程日期報部查催委官差滿務將經收過本折錢糧督同府州縣一併完解方許離任俟錢糧到部之後方准考覈復職如折色雖到而本色未完者亦不准考覈復職等因題奉聖旨是這各關課税有司起解稽遲姦徒攬納侵費好生玩法今後著原差司官督發起時方許回部考覈撫按官還嚴限稽查如有故違一併叅究欽此欽遵移咨到部又准戶部咨開南京戶部委官

即差倉塲稅局大使一員押同經收吏役給批司府督發起解委官回部北新鈔關則親自督送過洋子江揚州鈔關親自督送過寶應湖淮安鈔關親自督送至黄河口方許回部考覈等因咨部節經通行各鈔關遵照去後今據署郎中事主事張鳴鶴手本回稱本職收過本折錢糧除萬歷二十年夏季折色押解過湖奉文赴淮庫交納獲批附卷訖秋季折色銀兩内除奉文解赴本部轉送南京工部鑄錢餘銀押解過湖亦赴淮庫交

納獲批附卷其二季本色錢鈔該銀一千三百三十四
兩八錢八分七釐一毫五絲俱於萬歷二十一年正月
十八日據該府批差通州通濟倉大使高孝押同經收
吏汪啟明於檏起解前來本年冬季并二十一年春季
折色銀兩亦經押解過湖赴淮庫交納獲批附卷其各
季本色錢鈔該銀一千六十一兩六錢一分一釐二毫
於二十一年四月十六日據該府批差撿校李惟敬押
同經收吏楊應龍起解前來本年春季本色錢鈔該銀

八百五十四兩八分一釐七毫五絲於五月二十四日據該府批差經收吏王繼宗起解前來俱經督發押解過湖緣由到司准此今照本官在差計一年零五日差滿回部係奉旨具題考覈之數及查該關前差員外張維翰在差計一年零二十六日收過本折船料正耗積餘銀一萬二千六百八十二兩六錢二分一釐九毫主事伍可受在差計一年一箇月零七日收過本折船料正耗積餘銀一萬三千六百一十四兩一錢八分四釐

五毫六絲今據本官造報冊内收過本折船料正耗積餘銀一萬一千六百五十二兩九錢七釐九毫八絲較之前官所收銀兩稍若不足但自本官到關以後天時人事適當其難節省調停備極辛苦方得報完前數此徵之人人耳目非可欺飾者卷查本官先於萬歷二十一年二月十三日呈稱本職奉委榷關朝夕兢惕惟恐不稱有負任使今查自舊年五月十九日受事始至十二月終止雖聞倭報商船漸稀發收船料尚能如數第

新正以來每日驗放船隻多者不過百餘少者四五十隻棵頭小者居多只此一月發收船料不及三分之二本關經過往來船隻雖皆裝運南北客貨其間北貨尤多蓋由北直隷山東河南等處去秋水澇綿花豆榖果品等物失收以致船貨稀少兼以近日倭報戒嚴各鎮差官折直募兵置造軍器往來不絶而各軍火牌經過地方擄船裝送不少停滯遂致商賈深藏舟航躲避即今新運盛行民船停止又揚州府城西從北遶南原有

城濠并新舊二城各有市河止通流水船隻不行灣頭鎮迤東又有芒稻白塔二河南通大江止淺高寳諸湖水利不許行船今地方皆以便民為名任從船隻日夜私渡不經本關更無船料額課不敷職此之由若不預為申明誠恐日復一日錢糧有虧無盈深切憂慮合先呈禀緣由案候在卷今照前因理合案呈考覈施行等因到部臣等看得原管理揚州鈔關山西清吏司主事張鳴鶴當商船稀少之時有節省調停之道課額不務

取盈積餘亦已過萬心切奉公慮存經遠相應復職管事照例具題伏乞勑下該部再加查議上請准令本官復職管事緣係遵旨考覈差滿司屬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舍人張程齎捧謹題請旨

審録重囚疏

南京刑部等衙門右侍郎等官臣王樵等謹題為審録重囚事該本部廣西司案呈卷查先奉本部送准刑部咨該本部題查得天順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奉英宗皇

帝聖旨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自天順三年為始每
至霜降後但有該決重囚著三法司奏請會多官人每
從實審録庶不寃枉永為定例欽此照得南京刑部都
察院監候該决重囚若亦候霜降後奏請會官審録路
遠往復遲滯合無遇霜降後照例先行會官審録將會
審過各犯緊關情罪奏請定奪等因題奉憲宗皇帝聖
旨是欽此又准刑部咨該南京刑部題為議處審録期
限以便遵守事該本部查議今後量於霜降以前預先

會官審録至霜降之後尅期具奏前來候覆奏明旨至日遵奉施行等因題奉世宗皇帝聖旨依擬行欽此萬歴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准刑部咨爲釐正審囚舊例以明政體以一章程事該本部看得南京刑部尚書徐元太等題稱乞要南京秋審獄囚比照刑部事例一節爲照法貴簡明刑宜畫一今兩京朝審其求生正辟二者皆同而南京於矜疑情真數名之外其餘槩稱有詞不惟案牘繁滋證佐牽累且使罪人恣爲展辯重辟

無從堅決良非法之當也尚書徐元太等所奏誠為有見合候命下容臣等移咨南京刑部以後凡遇秋審酌量情罪可矜疑者為一行有詞當再問者為一行情真應決人犯為一行各具本題奏不必將不決之犯槩註有詞通照本部事例題明仍舊監候庶彌文省而法紀益明矣等因於萬歷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該本部尚書孫丕揚等覆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部送司除欽遵外除有詞不服囚犯另行具題審得情真斬

絞罪犯人鄧良玉等共五十三名俱姑緩死仍舊監侯外情真斬罪犯人黄無思絞罪犯人虞林趙孟學俱罪犯惡極應合處決緣係審録重囚事理未敢擅便為此今將各犯緊關略節招罪縁由開坐會本專差典吏吴希周齎捧謹題請旨

計開

會審情真應合處決斬絞罪犯人叁名

一名黄無思招係南京錦衣衛舍餘乳名東兒萬歴

拾叄年正月初六日無思與父黃賢和并李朝等閒走路遇同居今被無思敺死大功兄黃無怠邀同買酒吃飲回至汪承宗門首黃無怠想起汪承宗原欠伊與無思銀二錢要同去取討無思說是新節如何好去黃無怠疑是無思私討互相嚷駡無思不合不顧大功名分輒將黃無怠拖跌在地李朝等勸起仍同行至本家東邊空山黃無怠氣忿將無思扭扯無思發怒又不合復將黃無怠推跌在地用脚將伊心

坎前肋連琢數下致左肐肘脊背左後肋各跌成傷伊欲掙起無思又用手將伊領頦抓破左腮脥打一掌右腮脥左胳膊右後肋左血盆各打一拳右胯踢一脚黄無怠掙起回家行至祠堂門首高呌我被東皃父子打死了等語伊妻張氏出看見黄無怠頭粘草泥叱無思同父從後門進室黄無怠喊罵無思聽知又不合趕兇將伊推跌四次致脊背兩臂腰眼俱成傷黄賢和見勢兇向前拉擒黄無怠情急將頭磕

窓上致腦後偏左磕傷張氏將黃無怠扶上床卧至三更時分身死告發廵視田御史處叅送廣東司審檢明白將無思問擬毋幼毆本宗大功兄死者律斬送南京大理寺審允奏奉欽依監候處決萬歷十三等年霜降會審有詞節呈調山東等司仍擬前罪監候今該臣等會審得黃無思兇毆堂兄死於即夕情法無疑應合處決

一名虞林招係直隷常州府無錫縣民萬歷十三年

五月內竊盜葉家財物事發本縣問徒刺右臂膊發京口驛擺站滿放又於十五年八月內搶奪殷陶財物事發本縣問徒刺左臂膊仍發京口驛擺站年限未滿不合私逃回籍糾同曹卿等於本年十二月十五日夜盜徐勲銀三十五兩首飾五件珍珠一包衣服三十五件又於本月十九日夜竊盜鹽客王龍川首飾衣服又二十四日夜前至松江府華亭縣徐正家長徐少卿家竊去金壺一把銀壺五把盤盞銀簪

衣服等件并紅紬二疋林分得金十八兩銀一百三十兩改名帶妻於十六年正月十五日潛來到京寓歇王仁店内事露王仁首發陝西司查審虞林所盜贓物不止數百餘金對認明白將林問擬竊盜三犯者律絞送南京大理寺審允奏奉欽依監候處決萬歷十七等年霜降會審有詞節呈調山西等司仍擬前罪監候今該臣等會審得虞林三犯情真即係正一主金銀壺盤盞衣物數多價值不貲可謂大盜應

合處決

一名趙孟學招係直隷蘇州府吳縣民有先存今各監故顧勤學楊鳳俱各投入魏國公族人徐繩勛家為奴委管家事任伊出入閨閤徐繩勛娶已故宗氏為妾搬伊父宗信母嚴氏同居楊鳳就與嚴氏通姦後又犯分與宗氏姦容教誘宗氏恨說嫡妻張氏悍妬炒鬧徐繩勛心下厭棄將宗氏發宗信領回楊鳳私買娶為妾宗信屢次嚇詐楊鳳懼怕將宗氏賣與

許監生為妾去訖楊鳳又因徐繩勛母死照管喪事窺見徐繩勛妾春蛾少姿向伊調姦以後通姦不絶比顧勤學亦見徐繩勛婢荷花姿色向與通姦成胎用藥墜下荷花腰痛顧勤學在房與伊撫摩被徐繩勛長孫徐堯年撞獲稟知徐繩勛將荷花發付伊父丁老賣訖徐堯年思起荷花原有賣約一紙内開財禮銀十二兩向丁老取討無措又向顧勤學逼要前銀未與成讎又楊鳳潜至春蛾卧房亦被徐堯年撞

獲揚鳳哀求買酒賠禮乘間脫走因此造意授謀要
將徐尭年殺死又有顧勤學兄顧常太時常在徐繩
勛家答應與婢梅桂通姦亦被徐尭年撞獲將銀花
一枝錢九百文送徐尭年求免又有春蛾兄王松亦
在徐繩勛家答應托管錢糧萬歷十八年十二月内
徐尭年说王松轉達徐繩勛發與過節銀錢王松賺
匿止將低銀二兩抵塞徐尭年逼取王松不與爭論
成恨揚鳳因見徐尭年父徐邦奇愚昧可欺素知王

松等與徐尭年有怨向伊計議唆撥徐繩勛將胡龍
王六十劉鎮作為徐尭年朋黨賭博具告廵城章御
史批中兵馬司將胡龍等枷號徐尭年欲代胡龍等
使用向顧勤學逼取前銀無與嚷閙要將奸情出首
顧勤學慌懼向徐邦奇揑說徐尭年怨恨要糾領胡
龍等持鎗殺害須要尋箇計策備他方好徐邦奇回
說徐尭年性狠難以刑責顧勤學稱我主處置自家
兒子怕甚等語又說家主既有主意須要尋幾箇人

相幇纔好叱徐邦奇依聽就將銀祖師一座當銀七兩顧勤學將銀一兩自雇孟學下手又將錢一千文向孟繼孔雇袁五王舉唐臣閻長兒并已故景二等幇同下手孟學與袁五等依允接受銀錢入已至本月二十八日顧勤學秉見家中扮戲會酒人雜好得行事就置辦攢盒請孟學等喫飲方纔說出謀情至本夜二更時分顧勤學引領袁五等進入向徐邦奇說如今帶許多人進來須要處置他不活方好徐邦

奇依聽比顧勤學探聽徐堯年已睡引進袁五等向
前將徐堯年捉住用繩綑縛徐堯年驚醒見得勢兇
慌說三位老爺賜我一件小衣見父一面就死甘心
比袁五等將徐堯年擡至夾道邊不肯下手顧勤學
不念家長期親與孟學各不合向前用繩將徐堯年
絞訖數匝尚未氣絶顧勤學向徐邦奇說世長被擺
佈許久猶不見死徐邦奇心内不忍就說也罷放了
待伊改過顧勤學復向徐邦奇說若放他活不但小

人受害我主一定不好却又同孟學各又不合儘力
將徐尭年狠絞登時氣絶身死顧勤學希圖滅跡仍
將屍燒燬未盡折碎散棄事發湖廣司會同十三司
審檢明白除楊鳳先於萬歴二十年四月二十九日
在監病故將顧勤學問擬奴謀殺家長之期親已殺
者律凌遲處死趙孟學依謀殺人從而加功者律絞
送南京大理寺審允奏奉欽依監候處決萬歴二十
一年霜降會審顧勤學趙孟學各有詞不服題奉欽

依再問呈調河南司將顧勤學與趙孟學各仍問前
罪送寺審允回司奏奉欽依監候處決萬歷二十二
年八月初九日顧勤學在監病故今該臣等會審得
趙孟學受雇逆奴幫同下手狠絞徐堯年即時身死
情惡至慘應合處決
萬歷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南京刑部右侍郎臣王
樵南京中軍都督府事泰寧侯臣陳良弼靈璧侯臣
湯之誥署都督僉事臣于嵩南京左軍都督府掌府

事成安伯臣郭邦相署都督僉事臣王治南京右軍
都督府掌府事豐城侯臣李環署都督僉事臣王椿
南京前軍都督府掌府事懷遠侯臣常胤緒署都督
僉事臣胡大忠南京後軍都督府掌府事定西侯臣
蔣建元南京兵部尚書臣周世選右侍郎臣邢玠南
京吏部尚書臣蔡國珍右侍郎臣劉楚先南京戶部
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邊維垣南京禮部
右侍郎臣曾朝節南京工部署部事南京兵部右侍

郎臣邢玠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張養蒙南京
通政使司右通政臣孟一脉南京大理寺卿臣周思
敬南京錦衣衛署都指揮同知臣梅應魁南京吏科
署科事南京兵科給事中臣盧大中南京戶科給事
中臣任彥蘖臣伍文煥南京禮科署科事南京戶科
給事中臣任彥蘖南京兵科給事中臣盧大中南京
刑科署科事南京戶科給事中臣伍文煥南京工科
署科事南京兵科給事中臣盧大中南京浙江道監

察御史臣柳佐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臣章守誠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臣陳惇臨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臣陳所問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臣段尚繡南京雲南道署道事南京河南道試監察御史臣林培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臣聶應科試監察御史臣林培南京江西道署道事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臣段尚繡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臣蕭如松南京山東道試監察御史臣李文熙南京山西道署道事南京福建

道監察御史臣章守誠南京四川道署道事南京山東道試監察御史臣李文熙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臣張蒲

審録重囚疏二

南京刑部等衙門右侍郎等官臣王樵等謹題為審録重囚事以下同前令照萬歷二十二年九月初九日霜降例該會審行准本部浙江等清吏司各將斬絞罪犯人黄無思等招由連人備付到司類呈到部臣遵照霜降以

前會同南京中軍都督府掌府事泰寧侯陳良弼等南京兵部尚書周世選等從公參酌審録除情真應决囚犯另行具題絞罪犯人鮑鸞奉旨見問外審得斬罪犯人傳八絞罪犯人陶應登俱各有詞不服相應再問通合奏請定奪伏乞聖明裁處縁係審録重囚事理未敢擅便為此今將各犯緊關畧節招罪緣由開坐㑹本專差典吏嵇詰齎捧謹題請旨

計開

會審有詞斬絞罪犯人二名

一名傅八掐係江西南昌府進賢縣民有故父傅章同先存今投河淬死母李氏先年來京木匠手藝生八與弟傅九并姐傅氏嫁與楊仁為妻生八歲外甥楊科兒五歲楊閏兒八與傅九向做瓦匠八娶方氏為妻無出傅九未娶萬歷十八年傅章病故遺母李氏同居住過二十年正月内因家貧難度與傅九分居各債房另住比母李氏議說八有妻室每月供養

二十日傅九未娶供養十日至二十一年五月初五日傅九前往姐夫楊仁家將外甥楊科兒楊閏兒俱接來家過節本日楊閏兒前到八家將黑污掃箒拿在醬缸内戲耍比八嗔怪將閏兒頭上打訖一掌閏兒走往傅九家哭説前情傅九向八罵説大節日你打人家孩子你還是無兒子焦尾巴等語八不忿將傅九揪扭手拿竹火瓦照伊脚面上打訖一下皮破血出有母李氏向前勸解比八自合依訓爲當就不合違命不行聽從故違子威逼母致死比依

毆者律斬奏請定奪事例稱言我打死他償他命他打死我償我命等語遂將李氏觸犯比毋見八不聽訓教將楊科兒楊閏兒送回比楊仁住居相離二里李氏送至中路向楊科兒說稱我兒你領閏兒回去我不送你了到於張家馬蓬下坐住李氏中途回轉思被八回言抵觸氣忿投入上浮橋河内渰死總甲李鑑具呈巡視張御史處叅送江西司審檢明白將八問擬比依毆毋律斬奏請定奪送南京大理寺審允

奏奉欽依監候處決今該臣等會審得傳八不慈于
甥不友于弟致母輕生猶以母有心疾有詞

一名陶應登招係南京留守左衛餘丁萬歷二十一
年八月内天旱禁屠本月初六日晚有先存今被應
登毆死袁成酒醉見應登挑賣熟雞秉强挾拿一隻
不與講價輙就撕破應登不忿勒要袁成賠償雞錢
兩相爭嚷應登就不合向袁成左右腮肷各打一掌
仍用拳將伊兩血盆杵傷袁成被打叫罵應登又將

伊左肐膊打一拳胸膛連左前肋連打數拳又將伊左膔肕踢訖一脚仍揪扭不放復將袁成推跌在地致腦後兩肐肘脊背連兩後肋兩臂各跌扛成傷總甲余科等勸解各散比袁成被打回家因無營運次日仍復勉强替人擡轎初八日身痛卧床不起十四等日伊兄袁華節遇應登呌令取討膏藥與袁成敷貼應登未曾討與至二十一日袁華見弟病重央脚夫林恩將伊扛擡欲送應登家調治行至木匠坊更

鋪門首袁成氣絶身死具告廵視張御史處參送廣
東司審檢明白將應登問擬鬭毆殺人者律絞送南
京大理寺審允奏奉欽依監候處決今該臣等會審
得陶應登因袁成强取熟雞索賠不與兩下厮打不
期袁成身死猶以袁成次日尚能擡轎有詞

勘覆誠意伯劉世延事情疏

南京刑部右侍郎臣王樵等謹題為狂悖勲臣怙惡横
行懇乞聖明亟加重處以昭法紀以安人心事浙江清

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兵部咨該南京河南道御史林
培奏前事該兵部會同都察院覆奉聖旨劉世延素逞
狂悖因念其先世功勲姑從薄罰乃今不知悛改肆惡
無忌著任支禄米令回原籍聽勘不許仍潛住南京本
内所奏事情就行南京法司將黨惡人犯嚴提究問具
奏毋得狥私輕縱欽此欽遵備咨到部送司行間又據
江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刑部咨該誠意伯劉世
延奏為姦宦欺誑盜庫擅殺内外貨交譸張亂政懇乞

乾斷以肅法紀仍丐罷斥用全晚節事奉聖旨這本內說容用接匿抄沒贓物在京著司禮監王坤覺大義同廠衛五城御史南京著彼處內外守備同該城御史將本犯應有莊宅財産及接匿并與馮保在南京置買莊宅財産盡行抄沒入官不許徇私隱匿如有盜買轉寄的便參來重治其餘事情著遵前旨從公勘明具奏定奪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備咨到部送司俱稟堂奉批浙江司江西司山東司掌印官會問奉此隨該浙江司

郎中鄒雲鵬江西司郎中楊洵山東司郎中鮑獻書遵依行提各犯并弔各衙門文卷前來除容用解京究問許坤高昇馮保王禎俱已病故無憑追問高慶見經本部福建司問明文卷具存俱不開外會問得犯人鮑鸞招年三十三歲係直隸揚州府江都縣民鸞與在官滕松鮑鳳徐賔并脫逃晏詔各不合故違投充功臣之家作為家人伴當等項名色事干嚇騙財物撥置打死人命强占田地等項情重者除真犯死罪外其餘俱問發

邊衛充軍事例與見監應天府理刑廳別卷問擬斬罪劉梧絞罪陳佐即佘秋芳并先經廬州府別卷問軍今逃回見監理刑廳鮑冊即鮑週及因侵欺蘆課稅銀該江寧縣問發邊衛永遠充軍今逃回未到官袁林不合各於不等年月陸續投入誠意伯府内撥置生事害人又有先經本部廣東司問擬杖罪未到官許林亦在本府行走萬歷十三年間有江浦縣在官生員葉茂春憑先存今被劉誠意伯主使鸞等打死郭寵為中買到劉

誠意伯不在官婿陶鄉官莊田一所至萬歴十七年十二月内葉茂春將田轉典與不在官生員胡汝臯向係不在官韓文學佃種有問發充軍不在官張可敬與韓文學往來胡汝臯得知恐生事端用言嗔阻張可敬挾恨潛至劉誠意伯處用言唆説胡汝臯承種前田原是府親陶宅田地應歸府中葉茂春假帖謀占㫖聽郭寵所為等語以致劉誠意伯聽信於萬歴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輒用硃票差鸞并張可敬及不在官馮貴前去

鎖拿郭寵不服比鸞仗主威勢又不合將郭寵左太陽穴并胸膛各用拳狠打至本月二十九日鎖帶郭寵來至劉誠意伯府審問郭寵語言不遜劉誠意伯喝令鸞又不合與張可敬逞兇亂用掌將郭寵左眼眶連左腮頰及用木棍向伊右額角右臁肕各打重傷郭寵被打跪地致將伊兩膝蓋跌擦成傷比鸞復將郭寵左血盆左胳膊左前肋各打一拳郭寵被打叫罵鸞又將伊右前腿踢訖一脚隨將郭寵墩鎖本府廂房内石墩上有

在官送飯婦褚氏見証後劉誠意伯見得郭寵傷重於四月初三日黑早令鸞將郭寵扶出行至果子行口跌倒在地於本月初四日巳時分身死當有該方不在官總甲李恕具呈巡視施御史處批行中城該署印東城陳兵馬行拘問有郭寵不在官妻陳氏同不在官男郭勲等來京找尋方知郭寵身死隨具狀投告該陳兵馬弔取江寧縣不在官仵作侯禮相明郭寵前項傷痕審問陳氏復具通狀告赴廣東司行城連人申解到司劉

誠意伯亦將情詞開具手本投部蒙司審問改發上元
縣程知縣覆檢屍傷無異具由解司覆審鸞與張可敬
各又不合隱下劉誠意伯主使情由不敢實報致將鸞
問擬絞罪張可敬軍罪具本牒送南京大理寺評允將
鸞監候聽決張可敬發遣訖有在官趙自強不在官婿
卓鳳在京開當生理先年劉誠意伯將金包巾一箇令
不在官家人信喜等向卓鳳當去銀九兩該本利銀十
八兩伊止將銀十五兩贖回後劉誠意伯詐說將我包

巾換了假的捉拿趙自強拘禁本府立要原贖銀十五
兩又復詐銀三十兩方將趙自強釋放訖有六合縣東
鄉塔山塘官田八百五十畆先年係不在官軍民陸銳
等八十三家開墾成熟未及陞科被別卷問結罷吏李
逢時奪佃不遂投獻劉誠意伯慮恐告爭每家給銀柒
錢八分奪占詭寄李逢時名下後南京科道衙門訪知
參劾劉誠意伯拿問革爵前田節奉欽依仍歸陸銳等
執業納糧後劉誠意伯復爵欲奪前田令別卷問遣家

人陶諒等節告撫按江屯各衙門批應天等府縣會勘詳允丈量仍給陸銳等八十三家領種各給印帖存照前散工銀於各家名下追還劉誠意伯詑又縢松拖欠劉誠意伯柴價銀陸兩無銀賠還探知不在官親識孫繼宣與邢太監織造蟒羅一疋縢松又不合向伊詐説家主要蟒作樣織造孫繼宣不識奸計交與縢松伊仍又不合嚇騙孫繼宣銅錢一千文入已隨將蟒羅抵還家主柴價詑後孫繼宣不甘具告南京兵科批行東城

其意義其有不相連屬者則益之于兩字之間岢又有不明不盡者則又益之于本行之外學者讀本文而覽旁注不見其意義之不足也惟易旁注則有前圖者易之為易其本也圖象而已文王周公孔子之書實為圖象作注脚故明此經者不得不求其本也河出圖洛出書天不愛道泄諸象數一可已二何居作河圖洛書合一圖第一聖人之則之也八卦成列而又因而重之其傳于今也各有橫圖圓圖而六十四卦圓圖中又有方

圖則亦悉矣帝出乎震成乎艮其方位之象又何為哉
作先天後天合一圖第二先天後天其始其終既各有
序矣連山歸藏首艮首坤令不能知而周易首乾坤終
既未濟經分上下其間卦序乃復如彼作周易卦序圖
第三卦變也卦主也互體也卦數也卦位也納甲也之
六者時雜見于經傳必各著其全使人可通考焉可也
作六圖第四淳安夏氏有讀易十字樞愚平日竊窺于
易得三大義二者經傳訓釋之機要也則以附六圖之

後聖人處憂患之道自履至巽其傳古其指深以之名義殆未足以畫之也作三陳九卦圖第五揲蓍以求卦因變而用文比義從長宜勿拘一說作蓍卦變占圖說第六夫子言蓍卦之德曰圓曰方固非其直曰七奇八偶而已作蓍七卦八圖第七邵子天根月窟之吟非為今易安注脚也豫章蕭氏周易卦序之學區別于三畫六畫之原而象意昭融玩味乎正變始終之故而教道明著前纂為圖今録其全文于後而係以邵子之詩履

運處身同一揆也作三十六宮圖說第八八圖為之前而後周易旁注可得而讀矣

葉宗茂哀詩序

新安葉宗茂有清才年僅四十有四卒于金陵邸見聞者哀其遭時之不偶也為之賦詩而里之老友朱升為之序序曰宗茂葉濂翁之子也生二歲移家于蓼自其幼以敏給聞稍長治進士業從余復卿先生學戴氏記歲丁亥歸就鄉籍試有司明年予歸自燕山取道至蓼

逃張澄冒作侯漢兄侯江揑稱謝良棟打死侯漢虛情具告巡撫衙門批六合縣蕭知縣審誣問擬徒罪哨瞭差已問結快手陸見等解押雇船行至鎮江七里港覆舟溺死止存不在官船戸鄭河同不知姓名客人告照查明又有劉誠意伯問結家人孫守禮怨在官朱義先為張澄證人當官質証冒誣捉拿朱義詐銀三兩朱義不在官兄朱仁具告巡江衙門批縣審將孫守禮問擬徒罪詳發棠邑驛擺站未滿又有儀真縣劉塘四千餘

缺名公牘　卷一

缸縣誌明載坐落方山地方積水専資儀真一縣龍江左等三衛軍民灌田輸納賦税先年已故楊林開種事發撫按衙門行應天揚州二府勘實將袁林等擬罪立有碑碣後有致仕不在官韓副使圖謀開墾被在官楊禄告發屯田衙門究禁有已監故胡佐陳貴等投獻劉誠意伯統領問遣陶諒等毀碑折閘掘堤放水占為已業事發科道衙門會勘明白奏奉欽依仍聽居民積水灌田訖先年間劉梧寓住强盗事犯泰興縣問擬强盗

窩主斬罪解詳淮揚兵備道行至中途脫逃來京潜住投劉誠意伯家又有佘秋芳因屢犯竊盜事發無為州問擬竊盜三犯絞罪監候越獄逃走至京假充佘解元親弟行至三山門撞遇鮑週引領到於劉誠意伯家收用就與劉梧往來鮑週素知佘秋芳久慣竊盜要得藉伊局騙人財劉梧鮑週隨假稱劉府失盜將佘秋芳作為竊盜關鎖在家劉梧鮑週即到茶府灣在官機兵劉宇郭淮等家嚇說我府中被賊佘秋芳偷盜銀兩今已

拿住供稱贓銀在你每各家嫖歇費用若要不究你可速輳幾十兩銀子與我主人磕頭饒你送官等語劉宇等思係娼家難與辯理共輳銀二十四兩付不在官宋淮交與劉梧鮑週送入劉誠意伯接受訖又計令不在官家人薛繼松引領佘秋芳隨帶皮箱一隻內藏黃綿紬半疋褡連一個假捉在官查承業即查繼宗店內安歇佘秋芳詐言出外寄放查繼宗家去訖後劉梧鮑週隨向查繼宗嚇說佘秋芳是強盜你如何窩住即將都

督府封條封了皮箱稭連要索銀二十兩方饒查繼宗不甘將皮箱綿紬首赴中城仍具狀告赴操江衙門批送應天府理刑廳審出前情將劉梧仍問擬强盜窩主斬罪佘秋芳竊盜三犯絞罪鮑週引逃軍事例改發邊衛充軍呈詳本院監候訖萬厯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有在官樂工徐承紹將在官使女徐氏賣與已故王昇為妻得受財禮銀十三兩王昇就帶徐氏在於劉誠意伯府内上厨工活後王昇病故劉誠意伯合令徐氏

出府為是反差在官潘五與未到官祝奉各不合承票
行拘徐承紹追要原得徐氏財禮銀兩徐承紹懼怕只
得將銀伍兩交與潘五并祝奉各又不合送與劉誠意
伯收訖批照存証後劉誠意伯又勒取徐氏銀三兩方
將伊放出另住至十一月二十二日有在官樂工顧春
橋先因雇未到官鄧成傭工懶惰未及三月算與工錢
逐出鄧成就到劉誠意伯家行走說知來歷劉誠意伯
要得局騙却令鄧成詐說顧春橋欠伊工錢比鄧成就

不合依聽開具稟帖投府就差潘五并晏詔各又不合
嚇拘顧春橋懼怕將銀三兩仍託潘五送與劉誠意伯
饒免亦批照存証潘五又不合騙去銀一錢晏詔又不
合騙去香一包值銀三錢各入已萬歴二十二年二月内
有在官樂工陳應詔向會吹打劉誠意伯差潘五并晏
詔拘喚教伊家人吹打陳應詔因病難教不敢回話只
得將銀三兩央未到官家人周寀魏隆各不合過送與
劉誠意伯收訖潘五與祝奉各又不合共騙陳應詔銀

五錢又徐賔在於上新河地方相遇在官季奉知伊有女要得誘騙又不合詐說我要尋個女子恩養季奉不識奸計說稱我有女季三女就與徐賔寄名恩養後季奉知得徐賔素假劉誠意伯勢要害人要將女討回比徐賔又不合生奸思起季奉原欠伊糞銀三錢該利銀一錢五分要將女准還季奉不允至本年三月內徐賔將女轉送與鮑鳳收養訖鮑鳳恐季奉具告却就教唆徐賔具告劉誠意伯處徑與准理隨出硃票當差鮑鳳

行拘到府鮑鳳與徐賔將季奉制縳在家勒認得過財禮銀一兩二錢鮑鳳又不合撥置劉誠意伯徑行出票差不在官戴文敬押季奉追銀季奉不甘將情具告廵視京城林御史准拘問鮑鳳又不合躲避不出牌行西城挨拿劉誠意伯又捏手本投至南京都察院希圖挾制問官後西城緝獲鮑鳳等呈解林御史批仰該城會同東南二城掌印官查照律例議擬糸送隨該本城會同東城陳兵馬南城王兵馬提取徐賔等到官會審明

白具供呈詳批城衆送前來究審問又該林御史訪知劉誠意伯前項違法事情具本參題及該劉世延奏前事俱奉欽依該部備咨到部送司行提各犯審問間比鸞方纔訴稱郭寵身死屈直有主在上等情具訴并提吊各項文卷公同查驗會審前情明白除劉梧佘秋芳鮑週罪名仍送應天府理刑廳查照原卷監候追贓歸結及行查洋山湖田地據上元縣回稱並無前項田地又查黄知縣娶部民戴汴女為妾今據東城准儀真縣

回稱並無戴汴名字無憑拘証各申報前來致蒙會看得劉世延性甚貪婪志尤狂悖不念朝廷法外之曲宥愈長惡而不悛頓忘累代延賞之洪恩益肆行而無忌憤縣令黄夢鴻之持平則縱子攫金于去官與白晝搶奪者何異吞儒生葉茂春之血産則立斃無辜於箠楚與操刃殺人者同科佘秋芳等劇盗也用為爪牙而索詐樂工富戶雞犬一空鮑週等軍犯也托為腹心而誆害市酟小民烟火盡絶為一金裹頭而典鋪之白償三

倍趙自强之泣訴堪憐爲一季奉女而積算之遺害多端鮑鳳之憑依更倏縱積騙之滕松則借口蟒羅匿久逃之侯漢則假捏人命以至塔山等塘節經勘明給民種業而公然占奪不與六合等縣卷案山積而猶然挾制多端以上違犯皆羣小爲之翼而世延之勢愈張皆世延爲之主而羣小之横愈甚即如郭寵之死有褚氏見打昝七見傷俱已口供在官雖鮑鸞不能爲世延諱而世延執何詞以爲鮑鸞地乎不過欲嫁禍于買田之

生員以至問官言官無不肆口詆誣可謂無復有天究問黨惡及其餘事情勘明具奏定奪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典吏謝元紀齎捧謹題請旨

謝恩疏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臣王樵謹奏為恭謝天恩事臣原任南京刑部右侍郎於萬歷二十三年六月十一日准吏部咨為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會推具題奉聖旨是王樵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欽此欽遵備咨到臣

臣於本月十三日謹望闕叩頭謝恩到任管事外伏念臣性本拙踈素無建樹上蒙聖恩兩起臣於里居十載之餘擢貳邦禁已懼踰分矧留臺為綱紀之司臺長居表率之地報稱益難屏營益甚敢不精白一心端嚴法守求少效於萬一臣無任感激矢勵之至為此具本專差辦事官陳希周齎捧謹具奏聞

四乞休疏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臣王樵謹奏為病與年增四懇

天恩憫放歸田事臣聞人臣之事君也一日居乎其位則一日盡乎其心不盡非所以勵臣節而忠於事君也若年齡已邁人言已及上雖以恩留之下當以義自決不決非所以明進退而審於自處也臣列仕籍四十九年不能以奇節表見於强壯之時豈忍以貪進不知止取譏於既衰之日惟是兩歸田之後兩蒙聖恩起用今起用之後三奉明旨著照舊供職義不敢不效其死在事以來夙夜不遑至如勘問勲臣劉世延事情惟知奉

陛下法而不恤其怨口之肆騰則同事之臣知之臣在
臣邑猶然寒士也居官守其故吾其無競於進取貪於
寵利之心則相處之久者知之南都雖曰事簡清議最
重使有不入目不經心之侍郎誰能容之至於三年之
久盖在臣之初出忌臣者已豫量臣之不能久所以不
即排去得歷轉至今官者頼聖明在上爾彼見臣之未
歸也遂鋭以擊臣為事至謂臣在十六年前已曽以老
論罷則徒欲以甚臣之老而全不知其事之所由臣之

老而當歸何必遠引臣之病而難留臣實自知臣近來血不能養筋而轉筋之患時作氣不能滋血而痰火之症日多冬苦多嗽夜恒少眠此皆非老景所宜有用敢昧死再干宸聽如蒙聖慈矜察勑下吏部查臣前後情詞放歸田里譬之天地以施生為德而不責其報萬物以咸遂馮臣愚幸甚為此具本專差辦事吏陳希周齎捧謹具奏聞伏候勑旨萬歷二十三年八月闕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該吏部覆題內稱看得先該南京

兵科給事中盧大中題稱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王樵
年近八旬乞行議處及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王樵
奏稱病與年增懇放歸田各一節為照南京都察院右
都御史王樵蒼然松柏之貌皭爾氷玉之操出入三朝
先後一節若體其三告四告俾其全始全終豈不為清
朝一完人哉既經科臣論奏及本官自疏情詞懇切相
應准令致仕但大臣去留出自朝廷臣等不敢擅擬伏
乞聖裁等因本年八月闕日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孫

丕揚等具題奉聖旨王樵准致仕

方麓集卷一